

金聖華 與文字玩遊戲

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最近有新書出版。

「我將會主力寫作。」坐在中華遊樂會的coffee shop裡，她把一個「將」字說得特別重。

譯了多年書，寫了不少翻譯理論的書籍，儘管同時亦有創作，翻譯始終是她的「本行」。

但金聖華早年一心入讀外文系，跟隨白先勇等人的足跡，成爲一名文學家。偏偏冥冥中注定走上翻譯的路。

「但我喜歡譯文學作品。」畢業後在亞細亞石油氣公司工作，譯「丁烷氣」，接觸到的都是專業的字眼。

很難相信一個喜愛文學的人，會安於與丁烷打交道。

「我喜歡文字。」在記者以爲應該枯燥苦悶的翻譯工作中，她自得其樂。

文：洪永起 圖：李卓賢攝、受訪者提供

相約在中華遊樂會的coffee shop做訪問，金聖華早早便已到了，坐在最接近門口的桌子上，大概是方便記者第一眼便看見她，不用在咖啡店內「盲摸摸」。記者帶着她的新書《友緣·有緣》，提起裡面寫到的人物，楊憲益、楊絳，都寫得動人。

後來，她說：「我越來越希望像楊絳那樣，不需要很華麗的文字，但可以很溫馨、很平易，最觸動人的都是這樣的作品。」

撇開在石油氣公司的「譯作」，「我現已沒有興趣再去譯一部洗衣機的操作原理，也不需要靠那些吃飯。」她說，當年的工作是好玩的，除了翻譯，也要做編輯工作，訪問同事，辦公司內部的小刊物，與喜愛的文字爲伍。但金聖華醉心文學翻譯，也愛創作，自童年接觸《捉放曹》、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紅鬃烈馬》等劇本開始，已種下與文字的緣分；後來在台灣讀中學時遇上《三劍俠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記》等，爲她打開另一個世界。

「讀外文系是想做文學。很多出名的作家都是外文系的，余光中、白先勇……我想做作家，加上當時外文系要難考得多，當年我考入崇基，入學試中文是全班最好。老師都成天想我轉中文系。」老師最終無功而還，她卻精通中英兩語，「自自然然成爲一個翻譯。」後來學懂法文，能接觸的世界變得更大更闊。

她本來是要跟隨白先勇的足跡的。「考入台大外文系，但父母不讓我到台灣讀書，結果沒有去。」她的爸爸是費穆電影《孔夫子》的投資者、製作人金信民。

「後來我和白先勇說，如果到台大去，就成了他的先後同學。」做不成先後同學，金聖華亦從此走上另一條類似的文學之路。

她積極推動香港的翻譯工作，參與建設中文大學翻譯系的成立，創辦翻譯獎學金，辦學術活動，寫下多本與翻譯有關的理論書，1997年獲授英帝國O.B.E.勳銜，便是她在這方面工作的肯定。

「每次翻譯都很難，下筆之前你先要定一個調子。」金聖華第一部譯的書是《小酒館的悲歌》（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，作者Carson McCullers），「就算你很喜歡那本書，在譯的過程中，都會覺得如果我用中文去表達，可以更加簡潔。但你不能夠重新寫，一定要跟原著。」她曾經形容那是一個雖苦猶甘的過程。

「做翻譯你和作者要有心靈溝通，明白作品說的是甚麼，然後介紹給本國讀者，他們是通過你的介紹來認識這位

作家的，你不能添油加醋，而是還原。」

「第一次看見譯本出來，很高興……不論是不是譯作，每次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一本書，那種感覺都很好。」

金聖華譯《傅雷家書》及其他函件，「第一批信是家書，他用英文和法文寫給媳婦的，我全部用白話來譯——因為是家書嘛，我要令這批信譯完之後，加入其他家書中，但看不出譯過的痕跡。傅聰曾經說過，他分不出哪些是原來傅雷寫的，哪些是翻譯的。」

「第二批信是傅雷用法文寫給傅聰的老師的，我全部用文言文來譯——這是從傅雷寫給大畫家黃虹賓的百多封信中學來的，那是他很尊敬的長輩。」

「第三批信最難，是傅雷寫給親家的，閒話家常，有時談談你的女兒我的兒子，有時聊聊藝術，因此有時你要文雅一點，有時又不能太文雅，於是整個尺度便要放在中間位置。」

下筆前先定調，「就像去唱卡拉OK，那首歌很好聽，但我的Key是要降低一點的（才能唱得好），翻譯就是要這樣做，這就是翻譯。」

「面對文字，我會很enjoy，有時候譯不到，但到了半夜突然想起，就會很開心。」學生譯《The Whore of Mensa》的書名，意思是『出賣思想但不出賣肉體的妓女』，那麼長？我帶着他們全班討論，突然想到兩個字：『思娼』，本來不知道怎樣譯的文字，恍若一下子破解了。」

金聖華是香港翻譯學會會長，曾擔任政府雙語立法諮詢委員，但她的工作並不局限在翻譯上。

「我喜歡創作。」她曾出版多本散文集，也不遺餘力推廣文學。

她策劃「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」，一切從零開始。「中文很美，我很不喜歡那些中文受到翻譯影響而變得亂七八糟，要推廣中文。」

中文大學一句「辦個全球文學獎」的話，她開始單打獨鬥，四處敲門找贊助，請來余光中、齊邦媛、楊憲益、白先勇、王蒙、林文月等大家任評審。

「我就像爸爸一樣無可救藥，做事不求回報。」

父親與《孔夫子》

金聖華的父親金信民，是《孔夫子》的投資者及製作人。影片去年修復成功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及電影資料館上映，大獲好評。今年電影資料館將部分零碎片段補進電影中，再次在電影節上映。

「林青霞告訴我電影資料館中有這部片的拷貝。」那時候金聖華，甚至金信民都已深信，影片的拷貝已經散佚。

金信民來不及目睹心血之作重見天日。

「他完全不切實際，不切實際到當年花了十六萬，去拍一部別人用七、八千就可以拍的電影。」投資拍片完全不考慮蝕本問題，「我覺得不以為然，拍一場下雪的戲，整隊crew出去，沒有雪，收隊，第二天再去。你想想，那麼幾片雪要花多少錢？」

影片由費穆執導，金聖華沒有趕上那個年代，「但小時候家裡常常會談到那部電影，我很小就知道片子佚失了。」

「爸爸很開朗很樂觀，事情做了就做了，老實說，那個年代在打仗，別說一部電影，即使家中財產，很多都不見了。」

金聖華口中的金信民，開朗知足，做事不計回報。「我做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』，爸爸覺得我做得好，很開心。」

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，「家裡就我一個女孩，很多人怕自己的爸爸，但我跟爸爸很close。」

父女二人性情相近。金聖華擔任翻譯學會會長時1991年邀請傅聰來港義演，「既無兵亦無將，一切從零開始，爸爸幫我四處派海報，到處募捐。」

《友緣·有緣》

一位優秀的翻譯家必定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。兩者都要鑽進人的心裡，都是呈現人情人事中的複雜與巧合。金聖華的這本新書，讓人窺見了翻譯家的這種文字功夫。她的摯交白先勇，在序言中憶述了10年前，他和金聖華因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結緣，再到後者對崑曲推廣的義不容辭，白先勇形容她的文風：「優雅」、「溫柔敦厚」，文如其人。

書由三部分組成，分別為「頌揚篇」、「思情篇」和「懷念篇」。「頌揚篇」結集的是金聖華專為中文大學榮譽博士、院士寫的讚辭。坊間向來少有這種文體的優秀範本，金聖華卻能寫得可讀性極強，在有限的時間和篇幅內，展現人物的生平成就。「思情篇」和「懷念篇」是金聖華記錄的故友至親的點滴生活細節，既有如楊絳、余光中、傅聰等名人大師令人熟悉的身影，也有她的父親、電影《孔夫子》的投資者及製作人以及翻譯老前輩楊憲益等人，她與他們的緣分往往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久。通過她筆下的描述，也可知悉作者本人的際遇和心路歷程。

金聖華簡介

金聖華，上海出生，於台灣上中學，畢業於中文大學前身的崇基學院，後獲華盛頓大學碩士、巴黎大學博士學位，曾任中文大學校董、文學院副院長、翻譯系主任兼講座教授、香港雙語立法諮詢委員，現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，是香港翻譯工作的重要推手。

出版有《英漢翻譯概論》、《認識翻譯真面目》、《譯道行》、《名家翻譯經驗談》、《齊向譯道行》等七部翻譯理論著作，以及《小酒館的悲歌》、《傅雷家書》、《橋畔閒眺》、《榮譽的造像》、《彩夢世界》、《海隅逐客》、《厄普代克短篇小說選集》等十多部散文集和譯作。最新作品是《友緣·有緣》。